

徙

一個人一生搬幾次家？

我今生的第一次搬家，記憶體只剩下一個朦朧碎鏡頭。

上世紀 50 年代末稍，日頭赤焰的午後，一個中年農婦揹著襁褓嬰兒，雙手各牽著罩著薄衫短褲小女孩，還得隨時擦拭掛在我鼻腔洞口的兩流鼻涕。母子四人安步當車，從島嶼阿猴城邊陲的六塊厝，小小農村的一條小巷弄換入隔壁一條小巷弄，行入一幢土角厝。及長，才明白位移的因由，祖父聽從繼祖母放生爸媽自力更生。

我的記憶元年，我的野放童年，我的求學書頁，我的青春底色，二十多個無憂無懼寒暑，全彩於此。

第二次搬家，坐上結婚禮車，城南移至城北，嫁作他人婦。

肉眼所見，空間遷移不算大，只是在同一個小小城市內位移。然而，看不見的是一個廚房兩個女人的傳統戰役。一株未經狂風暴雨淬練的青澀小樹苗，從原生家庭連根拔起，移植到氣候、土壤、價值觀迥異的另類土坑。夫婿方步出大學校門，在台北盆地闖天下，剛出閣小女孩形孤影單留在台灣尾捧公婆家的飯碗。

洗手作羹湯，先遣小姑嘗，生命溪流來到分水嶺，女孩轉女人了。

第三次搬家，島嶼南北空間大挪移。先搭台鐵普通車到港都轉乘自強號火車，起點坐到終點。攜著裝滿衣物的一只老皮箱步出台北火車站，兩蕊眼珠睜得圓又大，有如娘家水牛的大目睷正瞧見一大片青翠牛筋草地，眼眸亮著憧憬的幸福目光，與夫君共組小家庭的夢已成真，自己就是揚帆的掌舵人。

努力學做台北人吧，建築自己的巢，完成自己的人生。

越過濁水溪，島嶼的城市景觀、氛圍，生活語言腔口，生活步調等等，南北是大不相同。太陽城村姑入鄉問俗，擇木棲息台北盆地，外子事業第一考量，在他上班附近租賃一間小公寓，家徒四壁，道盡一切。

從零開始購置生活家具。一張床，一個塑膠衣櫥，一張書桌，一張飯桌，共用的兩張椅子，基本款的炊具，簡易鍋碗瓢盆。快樂的啖著粗茶淡飯，划著一葉希望的扁舟，航向未來。

一年後，第四次搬家，住進外子職務配給的老舊公寓宿舍。若干年之後，欣喜搬家，入住較寬敞的大樓宿舍。從此，一幅歲月無驚狀，行過長長承平日子。

花開花謝。匆匆，太匆匆。

一萬多個日出日落更迭，不覺知青絲已成銀髮。歲次轉到己亥年，很有意思的西元 2019 年，中外大事紀好幾條：五四運動一百年，人類登入月球五十年，台美斷交四十年，六四學運三十年，九二一地震二十年。我家的大事紀，外子屆齡除役年，借住的職務宿舍必須淨空交還回去。

家又要位移了，這次是要喬遷至夫妻兩人辛苦工作一輩子，省吃節用儲蓄累積所有銀兩購得的房子。我知道這一次是一家五口家當總盤整的大遷徙。搬入自己

購買，所有權狀寫著自己名字的房子，暮年養老終老的窩巢，想不想再遷徙，自己可以做主，沒有人會趕你走。我心裡明白，下一次再搬家，就是搬到陰間去了。

這次搬家的規模非同小可，一家大小五口各累積幾十年的雜物大清算，工程之浩大之繁瑣，自不在話下。其困難度和複雜度超越過去幾次搬家的加總，苦中作樂吧，小聲地如此告訴自己，鼓勵自己，就把它看成是一件大囍事來辦。

生命的每個階段都是獨特的階段，都留下獨特的東西。兒子孩童期的玩具、塗鴉本、成長遺留的齒髮雜碎等信物；進入學堂各階段求學的書籍、簿本手跡、各種學習紀錄，參加藝文活動的 DM、講義、資料，入場券……，青春期癡迷的玩物蒐藏，課外讀物、流行服飾、各式各樣大大小小紀念品……等等，塞滿三房一廳一儲藏室。連廚房都是物滿為患，有的沒的烹調廚具、器皿、清潔用品……。層層疊疊，橫看成嶺側成峰，絕佳的寫照。

這座塵封一輩子，有進無出的大圾垃圾場及將開挖……

回眸，一個貧困年代的赤貧農家女，貧窮是出世即附身的一抹胎記。貧窮是客觀現實，但它卻不止於此。貧窮拖著一個巨大到沒有盡頭的影子，這個影子即便在結束育兒階段，重出江湖，在競爭慘烈的教師甄試戰場，殺出重圍，覓得一只鐵飯碗，貧窮自身逐漸消亡後，還是隱藏在肉身隱密處繼續活存著，貧窮不僅是生活狀態，它也是一種思維方式，一個世界觀，一團決定人際關係的潛意識，三不五時，應時應景跳出來指揮生活用度。貧窮的影子早早融進血肉，成為身體的一部分，隨著肉體呼氣吸氣，即使是後來雙薪的優渥收入也未能擺脫掉騷擾。物品一入家門，幾乎是有進無出，連肉眼較難看見的空間，諸如：床鋪及書桌下、走道旁、門縫後，舉凡有洞的地方都塞滿東西，這些貌似節儉持家的舉止，其實都是訴說著同一件東西：對貧窮的懼怕和羞辱感，人的記憶是一隻不死鳥。無論用刀割剝、用烈陽曝曬、用大火烹煮都不能使其消亡。一旦套上貧窮的軛，終身將是它的僕役。

夜深人靜，搬家日誌首頁如此寫道：佇立搬家深水區前，望著深不可測、溢出儲藏室門口的雜物小山丘，丈量工具測不準的黑洞。我是一枚過河小卒，舉頭茫然，粘貼未來；低頭枉然，撕毀過往。垃圾丟棄易如反掌折枝，從二樓住家搭電梯下到一樓資源回收室，雙手一鬆，任務完成。來回僅以分鐘計算。丟掉的是有形的固體，氣體液態的感情，如影隨形，甩不走，丟不掉。拉扯 VS. 迎拒，在小小心房裡面紅耳赤廝殺，煎熬與任何人無關，一個人在自己記憶深海泅游，求生求死。丟與不丟，妾身千萬難。

是的，每個時代都是獨特的時代，都有屬於其獨特的紀念價值與意義。生命青壯年過去了。自己匍匐過淚水蘸濕的泥濘路，迤邐島嶼頭尾，周遭人事物光影變化之快之多，回頭稍稍望它一眼，冷汗與酸澀沁濕頭腳。

出土的舊物，過時的烹調器皿、3C 用品、嬰幼兒座椅、學齡前音樂班的小鐵琴、溜冰鞋、蛇版、扯鈴、溜溜球、陀螺、四大臉盆樂高組裝零件、幼稚園的塗鴉本、國小的國語課本、假日活動的美勞教材、其他各式各樣玩具、蚊帳、枕頭套巾……林林總總，曾經利用這些工具把心頭肉養大，唉，丟掉吧——全部——？

那些東西還是留著吧，有朝一日再拿出來循環使用，或者留給子孫後代緬懷追思。外子高中的三民主義、數學、化學課本……，1973年開始陪伴他讀大學從故鄉帶出的一床客家花布舊式棉被，大學到博士班的各學門專業用書、早期職場使用的幻燈片近共三十箱。1980年入職場第一個月薪資所得的證明紙張到電腦普及後改用電子通知單為止，所蒐藏的收入歷史證物共六大綱。還有自己再入紅塵，帶職進修到博士班的飛鴻爪痕、四散發表的舊作……。將湮滅的那一切都召喚回來了。任何一張泛黃的紙斑，都是歲月美麗的胭脂。每一本書、每一件衣物、每件物品，都裝滿屬於生命階段的回憶。丟掉了，連內心的記憶一起丟棄。

我心中住著一個海德格爾，這位大師提出棲居（dwelling）啟示，暗喻詩意棲居不是只由建築師規畫設計出來的，而是必須由使用者活出來。

家裡的戶長和孩子齊搖頭，他們站在同一陣線與我對峙著。父子力阻老媽把舊家的陳年垃圾搬到新家去，莫名其妙，再製造出新的垃圾屋，買新房住新屋的氛圍將蕩然無存。

一向惜舊的外子，竟拋出斷捨離論點，堅持藉由丟棄物品，才會將關心的重點，放在至今不曾注意的地方。人真要活下去，沒有太多的物質需求，但心理方面的滿足感卻是人人都需要。唯有認知到自己的生活已經夠好了，才能活出正面的生活。甩開那些無止盡的物質慾望，好好擁抱生活中真實的快樂與辛苦。

新人類兒子認為世上哪有一樣東西能得過歲月的砂磨？再熱烈鮮明的色彩，在長時間風塵裡走過一遭，也得走入歷史灰燼。舊的不去，新的不來，何況新屋由設計師裝潢完成，一但塞滿舊物，很不搭調，馬上又淪陷為垃圾場。

唉，丟掉吧——全部——。可是我知道，自己是捨不得拋棄陪伴過的任何物品，彷彿一把已無綠葉陪伴的枯枝，也珍惜它曾鮮活在門前的樹。丟棄的並不是一堆不值錢、沒有用的東西。它們都曾經有生命。丟掉的，都有記憶。蚊帳不只是蚊帳，那是無數夜晚安眠的象徵。說不定，那張蚊帳曾經救過家人的命，逃過登革熱的侵襲。

如果你今天丟了，那麼你明天就不能丟了，但你今天的猶豫，還可以在明天從新來過，就讓曖昧不明的意念，再撫摸一次。一來一回拉扯，在留與丟之間，渾沌拔河重新一次又一次，更加難斷的憂慮，更加孤獨的決斷，更加不安的惶惑。

出土的東西，多到新家的空間已經難以負荷，不能再猶豫了，開始丟吧。把記憶的傷口亮在時間和空間中，一直捨不得丟的娘家老母幫我坐月子留下的快一百歲的農民袋子，被滾滾沖來的後浪苦苦追逼；前天捨不得丟的老舊服飾，被新出土的衣物擠壓，不丟的念頭開始鬆動；今天另一批新挖出的衣物又來參一脚搶鋒頭。新屋收納空間接近飽和了，幾天前丟不下手的，噙淚陳屍社區資源回收桶，放手讓它輪迴轉世了。

啊，任誰都無法同時過兩種不同的人生，所以無論做了怎樣的選擇，總有些淡淡的悔意。可惜，已經沒有機會重新再來過。只有初生的嬰兒能夠從頭開始。

物品的生與死，件件都謹慎思量其價值，交叉競比其價格，最後再把價值與價格放到天坪兩頭再稱一次。如此這般，迂迴斷生死，垃圾袋包著的廢棄物，裹著

鹹酸甜苦澀百般滋味的記憶。即便如此，到了新家，夜深人靜的時候，午夜夢醒，心裡明白自己已經看不到那些當時曾經捨不得丟而留了幾十年的東西，不捨啊！因為那些物品早就和自己融為一體了。絕對不是風過竹不留聲、船過水無痕，而是鳥飛過天空還在。沒錯，那些東西丟棄了，走入歷史灰燼，剩下的只有記憶，好在我們還有記憶，它們依然住在自己的心房裡。

外子除役日的前一天，退還鑰匙的歷史時刻，回宿舍作最後一次的巡禮，手提最後一包垃圾，跨出大門，上鎖之前，全身的肌肉緊繃，轉頭再看一次，那空蕩蕩的房間，房間裡什麼都沒了。

位移是一篇揮別的扉頁，遷徙是一支滄桑人生之歌。花開花謝，人生幾回，淚要留在眼眶中，才能表達最大的傷懷。